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子罕篇」第十章。

【顏淵喟然歎曰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欲罷不能。如有所立。卓爾。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】

「子罕篇中所說都是孔子本身的事，內容藏著很多事，不留心看不出來。」

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因為你們學佛不能入，所以講《論語》，讀過中國書的人比較容易領略，但不是就能進入。例如程朱離道就遠矣，因為學佛的緣故，但是他們的心不在佛上，信道不篤，所謂誠者，天之道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程朱在誠字上站不住，所以不行。學佛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仍要信，沒有這個信，也白學佛了。但是一般人所信為何？不知道，學佛信佛，是信泥塑木雕的佛嗎？你們若對這點能領略，那禪宗的語錄便可以了解了。」

「認字、句法，這一篇最多，前頭也有，因為不大談道，所以無傷大雅。」雪廬老人在這章書，講到談道，認識字以及句法，這一篇是最多，前面所講過的也有，因為不大談道，所以無傷大雅。「若談道，便須講究」，如果是談這個道，那每個字都要講究。「空過一字，差一些就不可以。這一章一字也不能空過，這點注意」，這點要注意，「後來就可以學著自己看經。」

『顏淵喟然歎曰』，「歎，讚歎，有讚美的意思，又有嘆息的意思，一者讚歎孔子，再者嘆息自己。」

「你們用心求學，能超出古人的範圍者，那是很難的。」

「喟然，乃嘆息的聲音。這個功課完了以後，勸你們去研究《詩》，《詩》中，喜怒哀樂，各種萬物，所發的音聲都有不同，都有代表的字，有很多狀聲詞。」雪廬老人勸大家，這個功課學完了以後，勸大家去研究《詩》，《詩經》當中喜怒哀樂，各種萬物所發的音聲都不相同，都有它代表的字，有很多是狀聲詞。「有耳不聽，等同聾子，聾子不能接觸聲塵，不是更好嗎？但是五根不全，不能證道，必得耳聰目明，而且又能照見六塵，但是要如何才能迴脫？要照中有寂。」

『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』，「仰，佛的肉髻有無見頂相，仰是比喻，為什麼要抬頭？顏子學孔子，跟孔子學，一學，看見孔子的高，好幾次才可以說彌高，更高，無盡的意思。一上來是平視，再來是仰視，愈仰愈高，沒有盡處。」高不可攀！

「鑽，深處也是如此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。」

『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』，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例如茶碗各方面看都不一樣，是實在，又是空空。」

「顏淵學孔子，學孔子哪一條？學孔子的學問，還是學孔子的為人？學飲食、起居、動作？終日在一起，觀察便學得會，例如伶界大王譚鑫培。」這是清朝末年、民國初年京劇的一個名人。這是舉出這個例子，學觀察，終日在一起，去觀察便學得會。「你們連佛的表面都學不來，何況學內容。如果不往生，要怨人嗎？我們不學孔子，要學誰？誰也不學，魔來殺魔，佛來殺佛，有佛處快走過，無佛處不可住，所謂愚人求佛不求心，知人求心不求佛」，智人求心不求佛，愚人是求佛不求心。「顏子學自己，這點你們的程度還不夠。孔子有本性，顏子也有本性，孔子早明心見性」，孔子早就明心見性了。「你撇開自己的心性，自己不明心見性，要學孔子，要幫人明心見性，這不是胡說嗎？」自己沒有明心見性，那怎麼

能去幫助別人明心見性？必得首先自己先明心見性，才能去幫助別人。「顏子不學孔子，他是學道，學性。心即是佛，以心作佛，大家求心不行，所以說是斷惑，這是方便話。斷惑就不必明心，所謂但去凡情，別無聖解，再更方便的法子，就是以淨業伏惑，純粹帶業，《華嚴》就是為這個而講，若說消業，難道連真如也要消去嗎？」這有人提倡消業往生，不認同帶業往生，這個有違背經義了，經是講可以帶業往生的。

「《集解》云：言不窮盡，窮這個字很好，窮究的意思，不可窮盡，就是窮究不完。又說：恍惚不可為形象，是求的人自己恍惚，不是聖人玩魔術。可以參考《集釋》的（餘論），程樹德的按語說，二王都反對朱子一套，因為朱子不懂道也。」

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』，「循循，恂恂，恭順貌。順，隨緣也。《集解》說：循循，次序貌。誘，進也。次序就是順，亂了次序便不順，有條有理，看走對幾步，再用什麼方法，引誘他往前走。」

「孔子次次序序善巧方便的引誘人往裡走，用什麼引誘？顏子沒有得道，孔子是已得道了，顏子跟孔子學道，還學得不徹底，只得一半，例如地上菩薩，只到十地還不行，還不及等覺，不像佛的究竟。顏子有如學到了八地，仰之彌高，像上阿里山到了旅館，還沒有到頂，雖然到高處也還沒到頭，所以鑽之彌堅，鑽不完，有如鑽喜馬拉雅山一般。蓮社是你們的母社，往後必須拿出實力來擁護。」這是勸勉台中蓮社蓮友，蓮社是大家的母社，以後大家要拿出實力來擁護。

『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』，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你們志在得道，你若悟了道，什麼也能幹，真懂道以後，什麼都自由，不妨礙你們幹一切。行住坐臥，莫非是道，即使拿屠刀當屠夫，也不離

道。」

「文以載道，先找道的皮毛，要在文章上求，還必須去做。禮有一定的節度，過猶不及，禮是不過也不會不及，恰到好處。禮樂是配合的，樂也有一定的節度，該二拍子的，而打了一拍、三拍，都是亂了規矩。這是規矩，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，你們念佛不成功，因為不按節度，觀察他屋子裡的物品，今天置在此處，明日又變到彼處，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所表現的就是如此，必得練習放在一定的地處，像從前的商店講究動物歸原。有人以為吾呆板，你們學吾呆板就可以了。這不是外表，求道與規矩、方法都是文，所謂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。到最終都是為了明心，這便是約禮。」

『欲罷不能』，「顏淵學到此處才覺得欲罷不能，得幾分就得法樂，便喜歡，所謂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時習以後有所得，有法樂，想放下也放不下，放不下就去幹，有多少力量便將全力都盡上。」

『如有所立，卓爾，雖欲從之』，「立是顏子的謙恭話。孔子三十而立，立是不搖動。五根五力，這是初步，顏子不止如此。卓爾，超超然，道得了一些了，順此往前進步，這才愈進愈高，愈鑽愈堅。」

『末由也已。』「順從往前走，末由也矣，也還沒有得到究竟。」

「《筆解》說：此回首自謂，雖卓立，未能及夫子高遠爾。回首是已走了若干路，才說回首。這回首二字很好，韓昌黎比宋儒懂文。」

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顏淵知所立卓爾了，但還不可以行權。權，唯有聖人能辦，才不會錯了規矩。有人可以共學，有人不屑教誨。孔子說：可以共學，未可以適道；可以適道，未可以立；可以

立，未可以權。立於道，有道的人並不呆板，必須善巧方便，有正智才有權智。佛經說權智的佔十之七八，權很難辦，不是我們所能做得到，我們只要依聖言就可以了。聖人才能行權，才能善巧方便，像其父攘羊，其子證之，孔子說這不對，應該要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孔子隨心所欲，與道合一，自然不踰矩，這才能用權。」

「顏淵不僅不學夫子的人，也不學夫子的道，《反身錄》云：謂顏子從夫子學則可，謂為學夫子之道，非惟不知道，並不知顏子矣。夫道為人當由之道，存心盡性之謂也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學為了求道，並不是為求名利，求他人求不出來，自己吃飯自己飽。」

「文指什麼？如何博文約禮？這一段要大大的研究。《維摩詰經》，菩薩責斥舍利弗，行住坐臥，莫非是定。孔子的語默動靜，莫非是道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禪家的乾矢橛、麻三斤、庭前柏樹子、吃茶去等，都是道。有一定的規矩，便是禮。所以《反身錄》云：莫不有當然之則焉，皆禮也。心存乎道，到此就會明白。」

「《反身錄》云：一一晰其當然之謂博。所以一切一切都必須練習有次序，練久了之後，自然不會做出昧良心的事。不必三藏十二部、《四庫全書》才是博。隨所博而反躬實踐之謂約，規矩就在你手裡，事事讓它合乎規矩。說話動靜都有一定的規矩，你們要將心練成次序心，教學生就是教你自己，所以要拿出良心來教學生。一切都按規矩，規矩就是一，就是約。實踐時，若身口意都收起來在一處，要如何亂？」

「這一章仰、彌、立三字，如《詩》的眼睛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